

文章正宗復刻卷第一

辭命一

國語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二年

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類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省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太叔即甘昭公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

郟洛邑王城之地也

王勞之以地辭請隧

焉

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

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其職貢供王祭也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

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

男。其餘甸服之外地也。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

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

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

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按此謂禮有尊卑隆殺不得不然。

非王有心於自異也。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

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

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謂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憎惡也。○愚按且憎言口是而心非之也。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

叔父若能

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剗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

物以鎮撫百姓。

縮引也。備物隨之屬。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

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

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

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

其若

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

焉余安能知之。

所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愚按此篇要領

在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一語後云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蓋覆說此意也。晉文公定襄王自以為不世之大功其請隧也蓋寢寢乎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辭氣若優

游而實峻烈真可
為告諭諸侯之法

襄王止晉殺衛侯

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奔楚元咺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

入殺叔武元咺出奔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按叔武衛侯弟元咺衛大夫叔武守國本無自立之意元咺亦忠於國衛侯不察乃殺叔武故咺訟之于晉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

可夫政自上下者也

當從上出也

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

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

不行謂不順也言晉

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

夫君臣無獄

獄訟也

今元咺雖直不

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

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

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宣公三年左傳下同。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莊王也。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

取天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

山川奇異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鑄鼎象物，象所圖物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故民入川

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水神。莫能

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

三
三
三
辭命
三

祀六百

載祀皆年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其姦回昏亂。

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

于郊廓。

郊廓。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

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闕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成公二年。晉師敗齊師于鞏。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

夷戎狄。不式王命。

式。用也。

淫洏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

王畧。土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

慝也。

淫慝。謂蔑掠百姓。取囚俘也。

今叔父克遂有坊于齊。而不使命。

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

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

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

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

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

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

趯。皆大夫。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辭責讓之桓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伯周大夫。在夏世以后稷功受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此五國為西土之長。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

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

弁髦而因以倣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倣之弁亦冠也。

先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魑魅。言櫛杙畧舉四凶之在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

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

戎於使偁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

取周郊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晉在后稷封殖天下今戎

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伯父若
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
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以來。世有衰德。
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
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嫺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
田與襚。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聿大夫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

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
朝。傳春王正月。二師圍郊。二

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三十二年云云。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

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

心以爲伯父憂。

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

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

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

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

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

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

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

蠶賊喻
災害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

怨于百姓

徵召也

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

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

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

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

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按周之望於晉者切矣而范鞅乃曰

雖有後事晉勿與知豈誠於圖王室者哉此伯業之所以衰也

右周天子告諭諸侯之辭凡六事

楚屈完對齊侯

左傳下同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

遂伐楚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按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仲豈惜乎哉。吁。此其所以爲霸者之師也。禹之征苗。湯之伐桀。皆明徵其辭。蓋有諸已。而後可求諸人。無諸已。而

後可非諸人齊桓之霸。所謂以力服人而非心服者也。
內嬖如嫡。同產不嫁。內之失德者多矣。滅譚滅遂。遷陽
降鄆。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大惡也。我以
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者哉。必斥吾之惡以對。方八
國之師雲集。而為敵人指數其惡。豈不為諸侯羞。攻之
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詞以退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而
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
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仲蓋計之熟矣。嗚乎。
此其所以為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夏。楚子使屈完如
霸者之師歟。師進次于陘。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
師。如陘之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
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
屈完乘而觀之。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
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
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
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

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

完及諸侯盟。按屈完之對纔數語耳。足以折服齊侯之心。蓋善於辭令者也。

晉陰飴甥對秦伯。十五年秦伯伐晉。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請于秦伯。乃與晉平。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秦伯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

親為秦伯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圉。惠公子。曰。必報讐。寧事戎狄。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

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

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謂毒

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魯展喜犒齊師

年夏二十六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職主也。太公爲太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
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
還。

鄭燭之武說秦伯

三十年九月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
也。晉軍函陵。秦君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
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
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